

# 文采風流呂碧城

● 黃天邁（前駐巴黎總領事、駐迦彭共和國大使）

## 山色湖光詞人詞話

拜讀中外雜誌五十二卷第六期（三一〇號）

柳曾符先生大作「風流女子呂碧城」勾起我六十多年前回憶：我與呂碧城女士有一日之雅，受教倚聲，使我得窺詞學堂奧。事隔多年，記憶猶新。

一九三〇年，我任職我國出席國際聯盟代表辦事處，長駐日內瓦。

隔湖洛桑有唯一我國寓公林筱岩，為台灣林本源族人。

他慷慨好客，常邀代表辦事處同人到他的湖邊別墅渡週末。

一個星期日早晨，我應邀前往，邂逅正在林家作客的呂碧城女士。林君私底下告訴我：她從卜居地雪山來此遊湖，短期作客。大詩人樊樊山曾推許她為女詞人。她現年四十多歲，將近半百。經介紹後，我見她衣著淡雅，不施鉛華，神儀朗秀，望之如三十許人。

我看不出她如鄭逸梅所說的「放誕風流」但眼角眉梢，想見當年丰韻，是一個富於才情的女

子。

說她是「文采風流」或更允當。她在談話中引用佛經，頗富禪機。我年輕，對宗教都抱存疑態度。

她見話不投機，轉移話題，從中西文學談到中國的詞。

我適有同好，火候未到，不敢在行家面前獻醜，只有虛心受教。她詳徵博引，議論風生，使我有勝讀十年書之感。

她說中國的詞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學，無可比擬。詞不是詩，也不是曲。詞講究意境、聲律、格調，非常謹嚴，不容馬虎。如果有人嫌太麻煩，儘可去寫文章做詩，何必填詞！她對古今詞人都有講評。

她說「李後主、李清照是天才，不能學」。「花間」綺麗濃艷，不可學。吳夢窗、張玉田清澹婉麗。蘇東坡、辛稼軒激昂豪放，各有所長。宋時人以詞為樂章，與音樂和諧，可以高歌。周美成、姜白石精聲律，為詞正宗。她讚賞

「暗香」、「疏影」似乎對「小紅低唱我吹簫」的白石道人有偏愛。

她又說清代詞人集宋詞之大成，許多作品可以媲美宋詞。如朱彝尊、納蘭性德，當代朱祖謀、況頤周等，都是名家。她為我介紹詞律、詞譜、詞話、詞選等十多種，我一一筆記。日後我照單蒐購，竟有絕版買不到的。

我們在林家湖邊花園暢談，一霎時夕陽西下，暮色蒼茫，我為趕搭末班汽輪回日內瓦，不得不提前告辭。臨別相約到雪山一遊。我不久調職巴黎，離不開工作崗位，無法踐雪山之約，良深悵惘。

## 多情淑女名噪一時

呂碧城字聖因，安徽旌德人。姊妹三人，碧城為么妹。自幼聰慧，國學根基深厚，多才多藝，更是一位多情的淑女，能詩能畫，尤擅填詞。她精音律，能奏中西樂器；鋼琴、古箏、簫、笛等。早年遊學歐美，通英、法文。

民國初年，她到了北京。曾填詞一首，向太詩人樊樊山請益：

祝英台近

縵銀瓶，牽玉井，秋思黯梧苑。蘸涼峯

芳，夢墮楚天遠。最憐娥月含顰，一般清瘦。又別後，依依重見。

倦凝眄，可奈病葉驚霜，紅蘭泣騷晚。滯粉黏香，繡屐悄尋編。小欄人影淒迷，和煙和霧，更化作一庭幽怨。

樊樊山在詞後加評語：「稼軒『寶釵分，桃葉渡』一闕不得專美於前。」所引辛詞也是寄調「祝英台近」。

樊山老人為樊掖後進，譽碧城詞媲美稼軒，似不恰當。稼軒詞慷慨悲歌，碧城詞清華哀婉，風格不同。碧城極偏愛樊，姜精聲律，能自制譜創調。碧城追擬姜詞，差可比擬。

樊（增祥）樊山為當代詩壇祭酒，與易（順鼎）哭庵齊名，名滿天下。

他的七律有警句：「百年多故身猶健，四海知名髮未華。」何等自負！所作詠賽金花的「彩雲曲」，典麗如吳梅村的「圓圓曲」，警切則有過之。碧城受樊山賞識，一經品題，聲價十倍。

袁世凱延攬樊山，任為總統府秘書長。碧城由樊介荐為總統府秘書。她結交顯貴名人，文采風流，名噪一時。當年風氣保守，不若時下開通。女人不能出名，出名則惹出閒言閒語。男人浪漫，謂之「名士風流」。女人浪漫，則譏諷交加，無所不至。碧城曲高和寡，到了中年，仍是小姑獨處。歲月遷延，終生未嫁，晚景淒涼。

### 看破紅塵雪山隱逸

碧城中年後皈依佛教，看破紅塵，出國往瑞士義大利交界雪山中隱居，自號「雪山居士」。阿爾伯士山峯經年積雪，故曰雪山。碧城愛山愛

雪。

她與友人信中說：「天工剪水，宇宙飄花，在萬山中尤為奇景，有如仙境。吾將終老是鄉。」她誦佛經外，不忘填詞。茲錄其山中作二首，以見其情趣寄託之一般：

### 玲瓏玉

阿爾伯士雪山，遊者多乘雪橇，飛越高山，其疾如風，雅戲也。

誰鬥寒姿？正青素乍試輕盈。飛雲溜屣，朔風迴舞流雲。羞擬凌波步弱，任長空奔電，恣汝縱橫。崢嶸，詫遙峯時自送迎。望極山河翠縞，警梅魂初返，鶴夢頻驚。悄碾銀沙，只飛瓊慣履堅冰。休愁人間途險，有仙掌為調玉髓，迤邐填平。悵歸晚，又誰樓紅燦凍榮。

### 瑞鶴仙

余昔有「齊天樂」雪山觀日出之詞。今遊炎嶠，觀海日將沉，奇彩愈烈。更賦此詞，而感慨深矣。

瘴風寬蕙帶，又瘦影扶筇，楚香間採。登臨感清快。對層雲曳縞，亂峯橫黛。寥寥步隘。正雨過，湍奔石瀨。戰松林，茶翠鳴秋，併作怒濤澎湃。

凝睇，陰晴弄暝，愁近黃昏，屢華催改。明霞照海。演異艷遠天外。佇丹輪半鞞，迅頽義取，哀入驟姚壯采。渺余懷，此意蒼涼，更誰暗解？

### 弘揚佛法結緣水族

一九三九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希特勒鐵騎蹂躪全歐。無視國際公法，中立國亦遭兵燹。

瑞士已非樂土，碧城不得不逃難東歸。她重遊故都，物是人非，徒增感慨，有詞述懷：

### 汨羅怨

過故都作

翠拱屏嶂，紅暹宮牆，猶見舊時天府。傷心麥秀，過眼滄桑，消得客車延佇。認斜陽門巷烏衣，匆匆幾番來去。輸與寒鴉，占取垂楊終古。閒話南朝往事，誰踵清遊，採香殘步？漢宮傳蠟，秦鏡登星，一例穠華無據。但江城零亂歌絃，哀入黃凌風雨。還怕說花落新亭，鷓鴣啼苦。

當時我國已對日抗戰，華北華南相繼淪陷。偽組織開羅，群丑粉墨登場，到處烏煙瘴氣。碧城為避敵僞糾纏，南下香港，以弘揚佛法為務。原刊行「信芳詞」行世。晚年增刪改訂為「曉珠詞」自跋：

「慨夫浮生有限，學道未成。移情奪境，以詞為最。風皺池水，狎而玩之，終必沉溺，凜乎其不可留也。」

一九四三年，碧城在香港病故，年六十。遺囑火化，骨灰和麵為丸，投海中，結緣水族。一代詞人，遁跡雪山，終歸滄海，清華哀婉，人如其詞。